



死海行船記



夏天，在海上開遊艇乘風破浪，本是多麼心曠神怡、賞心悅目的事，但換作在約旦的死海，那可就不完全走樣了。然而為了國家派赴的工作，就必須去完成，出於服役時曾受過兩棲訓練，我擔負了這項任務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榮工處約旦辦事處主任游明星，極力爭取死海沙菲公路的一段工程，為了要能確實估價以利競標，乃先行測量。公路從瑪芝拉到瑪塔巴的地勢陡峭，都是落差七、八十公尺的懸崖峭壁，無法從陸路開車上去，只得由水路搭船走，在死海逐一靠岸，爬上岸進行換點測量，並由我擔任駕駛船工作。

六月時，總處派來兩位工程師，帶領十餘位約旦工人，辦好入山證，經約旦士兵檢查後，拉了兩個貨櫃進入瑪芝拉的死海沙灘邊，此處渺無人煙，對岸是交戰國以色列。我們所需的物資都賴史瓦格施工處支援，每週會送來一趟。每天早上，我駕駛向英國煉鋼礦公司租借來的遊艇，由南至北載運工作人員靠岸測量，死海鹽分甚高，浮力大於一般海洋，平常只能載十人的小艇，此處可乘載二十人，照跑不誤。

我們一船人分成兩組，在不同地方下船測量，等哪一組測好，以無線電連繫，再載至另一地測量。由於地形險峻，必須背負著器材爬上七、八十公尺高的山壁，才能展開測量工作。山崖均屬風化岩，很容易鬆動，攀爬時易造成落石，險象環生。死海是約旦與以色列的國界，對岸以色列曾派巡邏艇前來盤查，好在瞭解我們是工程測量，也就沒再來盤查了。

初來時，只驚訝整個死海看不到生物，沒想到我們這艘船下海才開了七、八天就被海水腐蝕，有些小破洞，於是工作之餘，還得修補船身。而我由於每次上下船時須下水推船，雙腳難逃毒手，都破了皮，久甚至出現破口。

行船時最懼怕的是風大，有浪打來，如被海水濺到眼睛，立刻會痛到睜不開眼，因此船上備有一桶清水，以備洗眼之用。在這死海邊，白天溫度高達攝氏五十幾度，晚上回來溫度仍高，通常熬到半夜十一、二點，待氣溫降至攝氏二十幾度，大夥才能入睡。

從地圖上看，死海是南北走向，成一狹長形，雖有約旦河的河水注入死海，但死海蒸發的水比流入的水多，導致死海水位每年都在下降，鹽分越來越濃厚。河流沖刷出的三角洲上有蘆葦、柏樹與三三兩兩不知名的野鳥，一片生機盎然，反觀死海則了無生機，連魚都不願游過去。若沿著小河向上游走，兩岸峭壁越來越狹窄，峭壁上棲滿了野鴿，由於人跡罕至，這裡成了野鴿子的安樂窩。這整個測量工作，我們花了約一個月完成，雖只一個月，但其間的種種經歷，尤其是在死海駕船，讓我留下難忘的回憶。

【作者遠寫】萬承禮，陸軍官校專修班二十二期，政戰學校專修班三十四期兩年制專修班畢業。

在死海駕船的特殊經歷，讓作者萬承禮終身難忘。

(圖／萬承禮)

眷村改建甘苦談

近五十年來，政府積極推動眷村改建（遷建）方案，期望每個軍人、榮民都有機會以平價或原地改建方式，獲得一戶舒適寬敞的國宅，在此謹代表家人及鄰居街坊，由衷感謝政府對三軍袍澤、榮民及眷屬的細心照顧，我們銘記在心，永生難忘。

我自民國三十八年起，就與父母親和弟妹們同住在新北市中華路二段空南新一村的眷舍內，眷村老一輩住戶大部分是從大陸隨國軍部隊來臺的老兵與眷屬，由於居住的眷舍土地是政府向當地地主借用改建的眷村，故我們無法與其他眷村住戶一樣，享受原地重建、免費獲得一戶國宅。

記得小時候，常看到鄰居長輩三五成群坐在家門口擺龍門陣，大家常說，眷村住個三、五年，就會反攻大陸回老家了；哪知道無法順心如願，在臺灣一住就是七十餘年，老一輩的軍人、眷屬日漸凋零，如今身體依然健康、硬朗的長輩，可能已是兒孫滿堂的百歲人瑞了。所幸民國七十六年蔣經國總統開放兩岸返鄉探親的政策，在臺老兵及眷屬才有機會回老家探望年邁雙親。開



最近在臉書上看到王立楨博士的貼文，大意是希望尋找空軍第四修補大隊的周先生下落，因為四十年前其表舅過世時，是

憶戰管第二中隊的乾爹

周長官安排的事，想趁回國之便代為尋找表舅的墳墓。結果有許多熱心人士提供相關消息，原來周先生已於幾年前仙逝了。

這讓我聯想到也曾委託尋人的往事。

前空軍戰管第三中隊的李青豐先生，與家父是同事，小時候我跟著姊姊們叫他「乾爹」。直到近半世紀後整理父親遺物，在一疊獎勵案中看到乾爹的名字，才知道原來這位平易近人的長輩，當過少校觀測長和行政長。

當時年紀還小，只知道乾爹在大陸淪陷後，隻身隨政府來臺，未娶妻成家，在臺孑然一身，因以軍中袍澤培養的革命感情，自然與家父成了好朋友。印象中，每逢假日節日，乾爹偶爾會來我

作者張健常擔任考核官時搭乘BHI900行政專機。他回憶國中畢業後，就讀中正預校，讓乾爹李青豐非常欣慰。

(圖／張健常)

家串門子聊天，家母則招待一桌好菜，小孩也跟著沾光打牙祭。父親還常拿我畫的畫來獻寶，乾爹總是配合演出讚譽有加。他來做客時也蠻大方，伴手禮有時是一大串盛產的荔枝，或帶來一盒精緻的蜂蜜，總是賓主盡歡。

乾爹有濃重的鄉音，某些音就發不準，像是「完蛋」就常說成「娃大」，逗得大家笑哈哈，他也幽默以對，不以為意。

乾爹退伍後，在吳興街自購一戶公寓，新房裝修好還邀請我們全家去參觀，我住慣了紅磚黑瓦的老舊眷村，對這嶄新的鋼筋水泥建築頗為好奇，頻頻穿梭各房間品頭論足，心想等我長大了也要買個一樣的房子，當時哪曉得四十年後，臺北的房價令許多人望塵莫及。

記得國中畢業順利考到預校後，乾爹還專程招待我至臺北市中山堂對面的山西餐廳餞行，那次我搞不清楚胡亂點

了一桌菜，結果吃不完剩了一大半變廢餘，感到懊惱過意不去，乾爹卻沒有一絲不悅，從他關愛的眼神裡，我似乎看到他年輕時從軍報國的理想，在我身上繼續實現了。

官校畢業任官後，部隊常輪調且忙於公事，漸漸疏於聯絡，當然不知乾爹的生活近況，甚至父親告別式也忘了通知，直到幾年前想起來，也不知正確電話地址在何方了。我抱著一絲希望求助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承辦員，以極有限的資訊嘗試可否找尋蛛絲馬跡？過了幾天收到公文回函表示已「除籍」，再次去電詢問，原來乾爹在父親走後三年，也駕鶴西歸了。

回想那逝去的大時代，戰爭與內亂創造了太多歷史悲劇，有多少像乾爹一樣的老兵在「他鄉」終老一生，每思及此，無限感慨。

【作者遠寫】張健常，空軍官校七十八年班、空院九十二年班畢業，歷任飛行官、飛安官、試飛官、分隊長、考核官、組長、學指部指揮官、聯參官。



民國七十八到八十一年間，作者劉壽安擔任空南新一村自治會會長，任內完成眷村遷建專案，協助住戶至健康新城居住。

(圖／劉壽安)

放初期，眷村每天

有感人的真實故事，令人傷心落淚，這一幕幕景象，永遠留在每個人的腦海中。

眷村改建（遷建）工作，表面上看似不難，內部卻錯綜複雜。想當年擔任空南新一村末

代眷村自治會會長的我，承上啟下，肩負重任，立志要達成遷建任務，我

每天忙著處理眷村大小事務，諸如眷村土地丈量、住戶補償計算、戶籍人口統計造冊、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稿，包括：榮民艱困路海來臺，融入臺灣社會的往事；昔日軍中及眷村的生活，言師恩浩蕩，同袍之義、難忘時刻、戰史等；榮民子弟對於祖父母、父母及家庭的記憶；及書壯志願、官兵服役期間與長官、同袍相處憶往、退伍後求學、創業的經歷心得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三百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、與同袍的團體照、或求學、創業精彩回憶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e-mail至ustory.gloyst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。稿酬從優。因投稿眾多，稿件未必刊登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撰稿人須同意獲得採用作品，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